



高中语文

外国文学拓展阅读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曾繁亭 主编

课畔文丛



课畔文丛

高中语文外国文学拓展阅读

曾繁亭 主编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中语文外国文学拓展阅读 / 曾繁亭主编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00. 12

(课畔文丛)

ISBN 7-5396-1980-5

I. 课... II. 曾... III. 文学-作品-世界-高中-课外读物 IV. G634.3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74344 号

课畔文丛——高中语文外国文学拓展阅读 曾繁亭 主编

责任编辑: 林 敏 插图: 徐 冰

出 版: 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 230063

发 行: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 安徽合肥商中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14

插 页: 2

字 数: 300,000

印 数: 6000

版 次: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6-1980-5/I·1848

定 价: 18.2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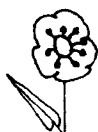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作家剪影

- 茨威格/3
- 乔治·桑/11
- 莱蒙托夫/20
- 华兹华斯/28
- 屠格涅夫/36
- 海伦·凯勒/44
- 雨 果/53
- 契诃夫/62
- 莫泊桑/69
- 巴尔扎克/76
- 莎士比亚/85
- 卡夫卡/93
- 海明威/100
- 米 勒/107

拓展阅读

- 从罗丹得到的启示/117
- 一位陌生女子的来信/120
- 康素爱萝(节选)/151



目 录

当代英雄(节选)/165

父与子(节选)/181

九三年(节选)/201

醋 栗/219

宝 贝 儿/231

勋章到手了/246

西蒙的爸爸/253

高老头(节选)/263

地 洞/279

英汉对照

孤独的收割人/315

推销员之死(节选)/319

罗密欧与朱丽叶(节选)/364

丧钟为谁而鸣(节选)/396

给我三天的视力(节选)/433



作家剪影

Zuojia Jianyin

素描般的简约文字，牵引着你走进作家的灵魂深处，与他们相遇相识，从而真正地读懂作品。



在每一个艺术家的心中都隐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矛盾；当生活十分坎坷的时候，他渴望安宁；可是当生活十分安宁的时候，他又渴望紧张。

——茨威格

茨 威 格 (1881—1942)

1881年11月28日，斯蒂芬·茨威格出生于维也纳。这个多瑙河畔美丽的音乐之城，当时是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，历史悠久而又繁荣富庶。它不仅在建筑特色上体现着一个古老都城的富丽、威严和厚重的文明积淀，而且它自身巧妙地融在多瑙河和阿尔卑斯山的自然背景中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舒适、满足，无论王侯还是平民，音乐是他们共同的爱好。茨威格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。他生在富有的犹太人家庭，父亲是一位大工业家和银行家，母亲出身于一个显赫的犹太世家。但父母亲生活俭朴，酷爱艺术，满足于平静中内心的自豪感，拒绝荣誉和职位，他们拥有一种影响茨威格终生的珍贵的自由——外在与内心都是如此。家庭生活和谐地融于维也纳



的高贵典雅中。在茨威格心中，父母给了他对自由的最早的感知，维也纳是他的精神母体。

1887年，6岁的茨威格像维也纳所有的富家子弟一样被送进5年制国民小学，1892年升入8年制中学。哈布斯堡王朝的中小学教育沉闷、死板、毫无生气。茨威格对这种学校生活感到无聊和厌倦，他的心常常在课堂之外，而真正的艺术永远是在广阔的生活空间和智者的的心灵里面。茨威格喜欢流连于旧书店，从发黄的书页中感受历史，或去咖啡馆看可以免费阅读的来自世界各国的报刊，即使在课堂，他也在课桌底下读尼采的作品。此时的茨威格，不爱体育活动，不好游山玩水，甚至维也纳美丽的夏天都不能吸引他，只有书籍是他的第一个挚友，弥补了学校生活的枯燥。读书是他洞悉人生的第一把钥匙。并且旧的教育制度也加深了他对自由的认识。他说：“我很早就显露出对自由的酷爱……同时，我又对一切权威，对一切曾经伴随我一生的教训口吻的谈话深恶痛绝，对一切不容置疑的说教抱着绝然的反感。”

一个爱读书、好思索的人迟早都会拿起笔来，记下思想中最隐秘的一切。中学生茨威格开始了创作。他首先选择了诗歌，16岁便已成名的诗人霍夫曼斯塔尔和大器晚成的里尔克，都是他崇拜的对象，并且二者给了茨威格一种综合的影响：成名的早晚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真正对诗歌的热爱。他先后发表了一些诗作，并于1901年选编成书，他的第一部著作——诗集《银弦集》在柏林出版。

1900年茨威格进入维也纳大学，他选择了一门最容易过关的专业——哲学，以便有更多的时间读书、创作。他开始向维也纳最有影响的报纸《新自由报》投稿，他的文章逐渐见诸报端。在该报发表文章，意味着他将成为维也纳的名人，但茨威格回避了这种荣耀或者说成名的危险。享受思想以文字显现的快感，却



不等于欣喜于虚名。他有一种接触更辽远世界的冲动,决定转学到柏林。

在柏林,茨威格离开了维也纳上流社会的社交圈,变成了一个极普通的大学生。柏林大学同样宽松的环境,使他更多的时间混迹于下层社会的人群中。拥挤嘈杂的小酒店,破烂不堪的街区,各种职业各式各样的穷人,茨威格见到了与维也纳上层社会截然不同的沉重的真实。他的同情心随着阅历的加深而慢慢培养起来,并且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以往的生活和创作,他感到过去的幼稚和创作上只重技巧的倾向。更多的时间,他去结交朋友,特别是在暑假。他在比利时认识了爱弥尔·维尔哈伦。这个朴素的抒情诗人,热爱生活,为新的文明进步而欢呼,从不沾沾自喜,从不为金钱写一行诗,这些深深地感染着茨威格,他决心翻译维尔哈伦的诗集。1904年,他的译作《维尔哈伦诗选》在柏林出版。是年,茨威格获哲学博士学位,求学生涯就此结束。

年轻的心中久蓄的积蕴,成长历程中敏锐的感知,对一个人的一生是重要的,虽然茨威格整个学生时代并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活动,但他天生有对什么都要知的冲动,他始终在以他的独特方式,以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,并用文学来诠释一切。对荣誉的淡漠,对自由的衷爱,对上流社会的反叛,对下层生活的真切感知,逐渐加强了他将来终生信奉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信念。

1904年,他还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《埃利卡·艾瓦尔德之恋》,但他仍不满意这部作品,像对待第一部诗集一样,他发觉自己仍然缺乏生活阅历,尤其对现实的把握不够。每一次的创作都使他反思写作的目的何在。大学刚毕业的他,并没有找一个安身立命的职位,而是秉承家风,他要保持内心和外在的自由,因为似乎冥冥中注定他的事业不是局限于一个职位,而是更远。他开



始广泛的游历，开始从“读万卷书”到“行万里路”。1904年至1914年，茨威格遍游世界，亚、非、欧、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。

他的游历首先从巴黎开始，20岁时，他曾在这里短暂停留，而今故地重游，他开始慢慢去品味巴黎。茨威格选择了罗亚尔宫附近的小旅馆住下，在这里，可以看见罗亚尔宫的花园，临窗远眺，故宫的池苑花草都令人感怀法兰西的历史，生思古之幽情。清晨，茨威格则到附近的国家图书馆读书，偶尔则沿林荫大道散步，或到卢浮宫瞻仰圣迹。但他忘不了去接触巴黎的社会，结交新的朋友，柏林的下层社会曾使他反思过，而今在巴黎，他已深深懂得，唯有通过对人的了解，才能深入到一种文化的内核中。他觉得：“要发现一个民族或一座城市最关键和最隐秘之处，却永远不能通过书本”，而是始终“通过这个民族或这个城市最优秀的人物”。在这里，他结识了这个城市的许多精英，他与里尔克、纪德、翻译家巴扎尔热特都成为朋友，还有雕塑家罗丹。茨威格从这位艺术大师那里得到的教益就是朴素、专注，这使茨威格体会到淡泊名利与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并不矛盾，他再次认识到重要的是对艺术的挚爱。

巴黎以其宽容大度，包容一切。等级，种族，出身，并不重要，正人君子 and 浪荡游民和睦相处。巴黎的丰蕴使茨威格有了一种更深的认识：如果等级出身并不重要，那一切的评价便来自于良心，全在于与人接触后内心的判断。巴黎给茨威格的礼物是丰厚的。1905年，他又到了西班牙和阿尔及尔。1908年到1909年，他远涉重洋，到印度、缅甸等地游历。在亚洲，他感受到了欧洲人的特权和自由平等的被践踏。1911年，茨威格又去了美洲。每到到一个地方，都使他的思索更深一层，他越来越向一个人道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靠近。1913年，他重返巴黎，这一次，他终于见到了心仪已久的罗曼·罗兰，这个比茨威格大15岁，50岁才小有名



气的小说家对茨威格以后人生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，如果说他的人生实践是寻找一种终生的信仰，而他以前只是在心底感受着难言的冲动，他需要一个点击心灵之键的人。与罗兰的相遇，终于使他跨越了一大步。罗曼·罗兰信奉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，并且在茨威格眼里，罗兰更坚定执着，也更孤独，但他相信在关键的时刻，罗曼·罗兰会成为欧洲的良心。两个人的友谊持续终生。从巴黎开始，他们开始了共同的斗争。

在这10年游历中，茨威格同时也在创作，路途中的感触都诉诸笔端。1906年，他出版了第二部诗集《早年的花环》，这也是他最后单独出版的诗集，诗歌已不能完全表达心迹。1907年，他的剧作《泰特西斯》出版，这是一部很特别的作品。茨威格并没有塑造一个英雄，他写了一个小人物。他开始了创作理念在戏剧上的尝试。1911年，小说集《最初的经历》出版，包括《家庭女教师》等四种中短篇小说。在这部集子里，茨威格以儿童的眼光、心态窥探他们眼中神秘的成人世界，将儿童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、感人至深。

1914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这时的茨威格正在离维也纳不远的一个小城，一切对和平的梦想被击碎了。在战争初期，他也曾为人们狂热的情绪感染，但很快，他便清醒过来，与罗曼·罗兰一起用笔来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，反对战争。在关键时刻，他也成了欧洲的良心。1917年，他的另一部悲剧《耶利米》出版。在这部与《泰特西斯》想照应的悲剧中，茨威格同样塑造了“失败了的小人物”——一个预言战争来临却被人误解而处死的先知，一个始终坚持自己信念的人。茨威格让人关注的不再是悲剧性的结局，而是耶利米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气节——精神上的胜利。同时，在写作《耶利米》时，茨威格对自己的文学创作作了全面的反思，他要说出自己的心里话，同时要说时



代的心声，他从学生时代开始培养起来的怀疑、反叛在创作《耶利米》的过程中得到集中体现，他再次确认了创作《泰特西斯》时心灵一直萦绕着的问题——失败者心灵上的优越感。茨威格将这种创作个性保持终生，这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，一次又一次用文字宣示自己的信念。在以后的创作中，他没有写成功的宗教改革者马丁·路德，却为伊拉斯谟作传（《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成敗》，1933）；不写伊丽莎白女王，而写在斗争中失败的玛丽·斯图亚特（《玛丽·斯图亚特》，1935）；不写加尔文，而写遭其迫害而死的卡斯特里奥（《异端的权力——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的史实》，1936）。

战争或许不会因为一个茨威格或者一个罗曼·罗兰而结束，但人道主义者在战争到来时变得更坚定，他们尽其所能了。1919年，战后的茨威格卜居奥地利边陲小城萨尔茨堡。这里，房屋、塔楼掩映于绿树丛生的山岗，山脚即是平原，偏僻却不闭塞，而且适于思想者生活。1920年，茨威格在这里与相恋多年的弗里德里克·玛利亚结婚。这段婚姻持续了17年。他们夫妇在这里接待了罗曼·曼兰、托马斯·曼等来自世界各地的拜访者，常常是精英汇聚一堂。在萨尔茨堡，他的创作又开始了，许多著作陆续出版，有传记《三大师》（1920）、《罗曼·罗兰》（1922），小说集《马来狂人》（1922）、《感觉的混乱》（1927）。还有《诗歌全集》（1924），特写集《人类的群星闪耀时》（1927）。无论传记、小说还是特写集，他越来越熟练于对人物心里的刻画。在人生经历和创作过程中，茨威格已明确感觉到：对现实的把握，莫过于对现实状态下人物心理的把握。他爱天才，所以要探究天才的奥蕴，发掘他们的灵魂，见证天才的时代；他毫不吝惜地将同情心加于他的小人物身上，以人道主义情怀触摸他们脆弱的内心世界，他成为灵魂的猎者。而且他的作品具有完美的结构，每篇小说，每一



本书都是一种和谐,这使得他的作品耐读且震撼人心。

1928年,茨威格应邀访问俄国,去参加托尔斯泰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。如同维也纳、巴黎、柏林、给了他终生的影响,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给了他无限的感慨。托尔斯泰、陀斯妥耶夫斯基俱已逝世,当茨威格第一次走进伟人生活过的空间,他为之震撼。在托尔斯泰墓前,他真切地感受着罗曼·曼兰在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中说的“他的目标不是成功,他的目标是信念”。并用文字记下了这次朝拜,他称托尔斯泰墓是世上最美的坟墓。在俄国访问的日子,他还结识了敬仰已久的高尔基。

1929年,他写了《福煦——一个政治家的肖像》。1931年,他写了《精神疗法》,这一年他已整整50周岁。在欧洲,和平已持续了十多年,战争似乎又很遥远了。但欧洲局势突然又紧张起来。1933年,德国发生了“国会纵火案”,随后,独裁得以公认,取消了言论自由,到处查禁书刊——茨威格的著作也在此列。自由又一次遭到践踏,茨威格再次感受到了危机。但随之而来的迫害,却是茨威格想不到的。1934年,他从伦敦回到了萨尔茨堡,不久即遭抄家,从不介入政治的他,感到无比愤慨,良知使他再次感受自由的神圣和脆弱。1934年2月他重返伦敦,此行却是与萨尔茨堡的永别。此后他的作品一再遭禁,并且这次战争使他真切感受到作为一个犹太人受歧视的事实。他感到迷惘和不安,但不久即振作起来,决心与法西斯思想专制和恐怖统治对抗。他又一次自觉地在内心担负起了世界、对人类道义在精神上的职责。

1936年,《异端的权利》出版,在书中,他写到:“再纯洁的真理,如果强加于持不同意见者时,也会构成对圣灵的犯罪。”他再次将自由的信念大声喊了出来。

1937年秋,茨威格回到朝思暮想的维也纳看望母亲。漫步在维也纳街头,少年时的景象在脑中闪过,而这一切将不再有



了,他向维也纳作最后的告别。随后便是流亡生活。在伦敦流亡的日子,也许是上帝的安排,他结识了弗洛伊德——他的故乡人,而茨威格一生都在文学上实践着这位心理分析大师的观点,他们的友谊直到1939年弗洛伊德逝世。

整个欧洲都在沦亡。1938年,奥地利被德军占领,茨威格失去了祖国,成了一个无国籍者,而在茨威格眼里,“整个世界的良知在忘却和原谅那些暴行之前,就已沉默”,此时他已近58岁。1939年,二战爆发,1941年9月,他带着绝望的心情奔赴“新大陆”,与第二个妻子绿蒂·阿尔特曼定居巴西。不久,在为我们留下小说《象棋的故事》和回忆录《昨日的世界》之后,这个心理描写的大师,伟大的传记作家便匆忙告别了人世。

茨威格卒于1942年2月22日,正如他在《罗曼·罗兰》中写的“这恰恰是命运的爱,偏要以悲剧的形式来塑造伟人们的生活”,他与妻子双双自尽于巴西佩特罗波利斯的住宅,巴西人民为他举行了国葬,并葬于已故国王彼得罗二世的墓旁。

(李鸿杰)



艺术并不检验已知的现实，而是追求理想的真理。

——乔治·桑

乔治·桑 (1804—1876)

1804年7月1日晚，巴黎的一幢普通公寓里传出悠扬的小提琴声。这是莫里斯上尉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即兴演奏。那轻柔悦耳的旋律如山涧里的小溪，在弥漫着茉莉花香的空气中舒缓地流淌着。此时，年轻貌美的妻子索菲身着华丽的玫瑰色连衣裙正缓步起舞。忽然，她微觉不适，便由妹妹吕茜搀扶着走进了隔壁房间。不一会儿，一阵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使琴声戛然而止。接着传出吕茜兴奋的呼喊：“来，来，莫里斯，您有一个女儿了！”“他就叫奥罗尔吧！”奥罗尔，这个在音乐声和玫瑰花里降生的小生命，就是日后叱咤法国文坛的女作家——乔治·桑。

幼时的奥罗尔并不难照料。母亲整天忙于家务，只好把她放在一个没升火的小脚炉上，周围摆上四张椅子，让她看椅子上摊



着的各种绘有神话和《圣经》故事的画册，并巧妙地给她讲解这些图画，还让她背诵寓言。有时晚上，还带她去做祈祷和看皮影戏。这些无意之中培养了小奥罗尔对遐想的浓厚兴趣和迷恋。她可以整整几个小时坐在小脚炉上，两目专注，小嘴微张，自己给自己讲故事，完全沉浸在独自创造的童话世界里。

然而，周围的现实并不如她想象得那般美好。贵族出身的莫里斯与风尘女子索菲的结合，从一开始就遭到其母的反対，并埋下了婆媳不和的种子。奥罗尔4岁的时候，父亲在一次外出时不幸坠马身亡。母女俩只好回到莫里斯的家乡诺昂。但婆媳间性格、思想、信仰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和冲突，最终导致了索菲不得不痛返巴黎，而根据协议将女儿留在了婆婆身边。

为了把孙女培养成诺昂庄园名副其实的继承人，祖母对她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教育：文学、哲学、音乐、美术、礼仪……后来还请来了曾做过莫里斯家庭教师的德夏特老人，教授奥罗尔各种自然科学和拉丁文。当然，奥罗尔最感兴趣的还是文学。她熟读了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和意大利诗人塔索的《被解放了的耶路撒冷》等诗歌戏剧方面的书籍，并喜欢就其所见所闻所读所想写出各种感想，有时还编出一些生动的故事。“这是她的志向初次显露的迹象。”

另外，奥罗尔还有一位使她受益匪浅的老师，那就是诺昂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。那广阔的原野，起伏的山峦，葱郁的丛林，清新的空气，无不撩拨着奥罗尔那颗易动的心。虫儿在草丛中歌唱，彩蝶在繁花中飞舞，牛羊在田野里嬉戏，大自然柔美、艳丽、和谐的盎然生机犹如汨汨清泉，一次次浸润着奥罗尔天真纯洁的心灵。这位无言之师陶冶了她的情操，也濡养了她热爱自然、热爱生命、追求自由、充满激情的个性，对她后来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她还喜欢村里的集会，喜欢农家的婚礼，喜欢织